



“萝村很是让人意外，在北流，有保存得这样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群——寺庙，戏台，多进的大祠堂，像灯塔一样高而窄的藏书楼，高耸的官帽状屋脊，绵延数里的古围墙，上面留有对外射击的枪孔，还有一棵上千年的古荔枝树，据说是东南亚之最。”

——林白《北流三篇》节选

萝村位于北流市民乐镇内，是一处自然风光优美、人文荟萃、历史遗迹丰富的古村落。萝村背靠着被誉为“南方西岳”的大容山余脉——白水岭，面积7平方公里。村后的白水岭巍巍绵亘，村前的溪流蜿蜒纵横，可谓钟灵毓秀。村庄周边栽种了荔枝树，丰收时节，花香果甜，令人垂涎。

北流萝村历史悠久，据《北流县志》（光绪本）记载：“云山寺在萝村东，明崇祯十五年置钟鼓。”由此可推，在明代中期，萝村就已经成形。

萝村里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约有150株，500年以上树龄有47株，分布在良田、东北门、云山寺、指月楼荔枝园等处。荔枝树荫间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建筑群，祠堂、宅院、寺院等建筑屋顶奇角翘峨，屋内有泥塑木雕，屋外大多绘有壁画。

文|陈廖原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北流市民乐镇萝村

安得情怀似旧时， 新雨山头荔枝熟



萝村数百年以来一直崇尚文教，文才辈出。“积钱不如积书，钱有尽时，书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。”这是萝村陈姓的祖训。陈姓自迁萝村后，其祖辈就“设立膏火田租，培育族姓子弟”。

萝村有史可查的进士有4人，举人有12人，贡生有20人，文秀才（含监生）有65人，武秀才11人。官衔最高的是陈伯龙，清朝光绪年间由三品加三品诰授荣禄大夫（从一品），是目前所知北流最高官衔者。此外，清朝萝村还有四品官员4人、五品1人、六品5人。古时的崇文尚贤延续到现在，一个小小山村，走出了55位全国知名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，6位博士，5位硕士，25位留学生，

263个大专生，是北流出名的“教授村”“专家村”“大学生村”。

萝村人才辈出不光得益于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，更得益于一代代先人的明理砺行。清朝咸丰年间太学生陈宗鲁筑“梅花书室”，除收取本族子弟外，“四方贫寒之士，多来就读，而不取其资”。清朝光绪年间庠生陈拔朝增设“书房园书舍”。清朝宣统年间，族人陈迥凡又设馆授徒于云山寺。清末废科举，1904年，陈氏又率先创立本村初级小学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创办高级小学。1939—1942年，无锡国专迁校萝村，由此可见萝村尚文重教的名声早已远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无锡国专

在广西办校期间虽然饱受颠沛之苦，但却是名师荟萃、学术活动最繁盛的时期。当时的代校长冯振出身北流，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任教，如梁漱溟、巨赞、陈一百、郑师许、钱仲联、蒋石渠、饶宗颐、陈千钧、吕集义、周谷城、王子畏、陈竺同、向培良、万仲文等。黄宾虹、田汉、竺可桢也曾到校作专题讲学。学校教员不止文、史、哲、经、教、国学杰出，农、林、医、工、数也多专才，其中阎宗临、陈一百、饶宗颐，都是欧美留学生。

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，必然造就出不同凡响的建筑。群山环抱之中的萝村，藏风聚气，东进而西收，遗存的古民居、古祠、古寺、古巷、古





桥、古井等，数量众多、占尽自然之势。古民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为两进或三进四合院，其结构恢弘、井然有序、疏朗明亮，极具府第气派。民居墙壁上多绘有壁画，增添了宅舍的雅致和品位，也表达了主人家的期望。罗村古建筑中绘有壁画的共17间，近300幅，约1033平方米。这些壁画具有高超的构图、用料、着色、绘制等方面的技艺，虽然经历了百年风吹日晒，但依然保存完好，鲜艳如初。

云山寺是罗村古建筑的代表之一，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，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。原庙址坐落在现在的庙前空地上，在清雍正、乾隆年间复修，后来在清同治年间再一次重修。其坐西北向东南，庙内设有钟鼓、玉香石炉，由专职庙祝管理。寺庙正屋两进二开间，面积约672平方米，砖木悬山顶结构，墙壁有人物花鸟画，寺门有楹联：云呈天宝，山显地灵。寺里有柏木雕花神龛，细





腻精巧，花色精美，龛里供奉观音等佛像，尊严庄重。忠义厅里塑有关云长、马伏波将军像，高大威武，浩然正气。云山寺保存尚好，善男信女常来顶礼膜拜，祈求福荫，香火极盛。每年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期为庙会，庙会期间热闹非凡。白天村民扛着菩萨游村，狮龙起舞，锣鼓喧天；晚上古戏台精彩连连，木偶戏、采茶戏、春牛戏等接连上演。萝村的另一节日是每年农历三月十七的裴圣奶诞辰纪念，白天村民在庙前焚香、叩拜，晚上则燃放烟火，上演纪念裴圣奶除贼安邦、英勇牺牲的剧目，深受民众追捧喜爱。

萝村村民群众保护历史文化意识较好，无偿参与本村的历史文化保护及建设工作，修缮文物、整治环境。村民还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建设保护资金，对古村进行保护开发。

“我来到古围墙外。围墙绵延数里，村子背靠青山，绿水环绕，墙外稻田一片新黄绿润，不由心生俗念，以手机拍一张到此一游照。若有友人来流，我就可以用萝村来招待了。但愿此村既能保护，又不至于游客汹涌，既交通便利，又略能僻静……”

——林白《北流三篇》节选 